

刘松：舞蹈战线上的老兵

一期一会

本报记者 竺捷

今年70岁的刘松是我市舞蹈战线上的一名老兵，曾担任市职工舞协副主席、市舞协理事。四十多年来，他始终坚持在舞蹈表演、创作和教学的第一线，创作了一大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舞蹈作品。

刘松的学艺，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说起。那时，作为大东造纸厂的一名职工，他被推荐到工人文化宫参加职工舞蹈培训，正巧结识了教舞蹈的徐国富。彼时的徐国富还没有调入文化宫，仍在市文工团跳舞，当年的文化宫文体科科长许琪玢很欣赏他，于是请其来执教。那次舞蹈培训班有五六十人，男女各半，学员来自全市各家企业，都是各个单位的文艺骨干。

不得不说，那段时期企业职工文化生活真叫精彩。以明星企业大东造纸厂为例，歌舞、戏剧、书画、摄影，样样不缺，而且几乎都能在全市排上号。他们因此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大东造纸厂工人俱乐部。据说这个俱乐部里各文艺队的队长，基本上也都是镇江市各代表队的队长。而刘松这位“大东舞蹈队”队长，自然也是镇江市职工舞蹈队的队长了。正因为有了文化宫的正规训练，使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我市崭露头角。例如1986年在军分区礼堂举行的镇江市首届青年舞蹈大赛，刘松和同伴表演演

人舞《星》，从名字看就知道是当时最时髦的现代舞。

现代舞以晦涩难懂著称，但舞台上的他，却很容易让观众理解什么叫挥洒青春、释放激情。不过刘松并非专业舞者，而是从年少时的兴趣一步步走来的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他在市六中上初中，那时已是学校宣传队的召集人，每年的文艺汇演皆是其表现的绝佳机会。后来，他就职于市房管局下属单位，虽然工作与文艺扯不上边，但跳舞的爱好并没丢。一直到1978年他调入大东造纸厂，这才迎来了个人成长的重大转机——从此与舞蹈相依相伴，须臾不离。

这里真的要好好夸一下大东造纸厂的职工文化培养机制。1985年江苏省舞蹈培训班在句容举行，为期三个月，刘松参加了；1986年苏州文化宫特邀北京编导专家举办的舞蹈培训班，为期六个月，刘松也参加了。通过这两次全脱产学习，刘松开始对编舞慢慢有了感觉。比如1987年的男子群舞《春潮》、男伴舞《新岸》，后来的群舞《壮士魂》等等，其中既有刘松的潇洒舞姿，也有他脑中的种种构想，这样一种创作实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随着国企改革，职工文化氛围才逐渐淡化……

今年10月22日，“绽放的花蕊”——刘松原创舞蹈作品专场演出在南山剧场上演，这场演出是刘松十二年教学生涯的总结性回顾。专场由序、中段、尾声组成：《艺土耕耘》为序，讲基本功之重要；中段三个篇章，《含苞欲放》体味成长艰辛，《花儿朵朵》展示教学

成果，《香飘小城》挖掘城市内涵；尾声《新的航程》表达了刘松“再跳十年”的愿望，为观众呈现出一台绚丽多姿的视听盛宴。

整场演出中，最悲情的部分来自刘松跳的独舞《寻觅》，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故事。刘松有个女儿，从小跟着他参加训练和排练，小学毕业后很轻松地考入镇江艺校中专班，后来她还考取了南京艺术学院本科舞蹈编导专业，到目前为止这仍是我市舞蹈编导的最高学历。可惜天妒红颜，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。《寻觅》描写了刘松失去爱女的痛苦和挣扎，同时也有启迪和升华。舞蹈是父女俩共同的梦想，以“梦想”为媒，既

可以照见现实，也能够指引未来。

在现场，能欣赏到不少刘松的佳作：舞蹈《夜深沉》获首届“美蕴秋歌”全国展演十佳提名奖；舞蹈《绽放》获2023年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文艺大赛一等奖。这次活动由市舞蹈家协会、市老年活动中心、润州区老年大学、京口区老年大学共同主办，后面三家单位都是刘松平时教舞蹈的地方。其实，他的很多老年学员都是零基础，对音乐、舞蹈节奏不理解，刘松的办法是教他们吃透旋律，循序渐进。当然，其中最不可少的就是耐心和细致，这也是他获得大家认可的终极法宝。



刘松表演独舞 受访者提供

走进古镇宝堰

文/傅岭

重阳节，我和镇江民盟的60多位退休盟员，一起走进千年古镇宝堰，参观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，重温红色记忆。

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，坐落在宝堰古镇老街，原址为宝堰镇张浩明开设的“怡和酒行”。一座两层高的园林式院落，宽阔的大门，院墙上张发奎将军题写的“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”。这里曾见证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，进入院内，青松、翠竹、香樟高高耸立，绿荫下竖立着“镇甸丹金四县抗敌总会遗址”石碑。

在一楼纪念馆大厅中央，陈毅的半身塑像，再现了当年叱咤风云的威武形象。左边墙上的“向南固、向东作战、向北发展”12个大字，是当年党中央根据当时敌伪夹击新四军的形势确定的战略方针。

经过二楼走廊旁的会客室、警卫室，西厢房是当年陈毅的办公室，东厢房是王必成的办公室。1938年6月15日至9月10日，他们在这里办公居住。陈毅在此工作的时间里，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，凝聚了社会各阶层的爱国抗日力量。1938年6月韦岗之战获胜，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，增强了抗日军民的信心。陈毅收到韦岗之战捷报，兴奋之余，当即赋诗祝贺：“弯弓射日到江南，终夜喧呼敌胆寒。镇江城下初遭遇，脱手斩得小楼兰。”

在讲解员带领下，我们先后参观了新四军革命史料馆、新四军革命实物展馆和陈默摄影陈列室。在新四军革命史料馆，我们一边聆听讲解员的讲解，一边观看文史资料，重温苏南军民的战斗风貌，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。在新四军革命实物展馆，有抗日军民破坏敌人交通线使用的锄头、钉耙等工具；新四军游击队战士穿过的草鞋，使用过的步枪、手枪、大刀和手榴弹，还有缴获的日军的指挥刀等战利品。这些实物虽锈迹斑斑，但向我们讲述了当年新四军战士浴血奋战的故事。

程默摄影陈列室里，一张张黑白照片，记录了一个个永恒瞬间。程默出生于宝堰镇，他是我国第一代新闻电影摄影师、红色摄影师，用电影机和照相机为武器，记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许多重要历史影像资料。参观完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，我们在纪念馆门前拍了集体照，永久留下红色的记忆，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我们向前。

消失的渣泽村

文/陈永兰

上世纪初，出沪宁铁路线上的镇江南门车站，向东南方向六七公里处，有个很小的渣泽火车站。在渣泽火车站的东侧有个村庄叫渣泽村，村庄主要由蒋、任、华、张4个姓氏组成，村民约300户，这在方圆几十里是个比较大的自然村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历次的行政区划，都用“渣泽”二字。据曾在渣泽村担任书记多年的江华回忆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渣泽村党支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发动全村村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他们不等不靠、自力更生建起一座扬程30多米高的电灌站，用它来翻水灌溉农田。当时他们还“两条腿”走路，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，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，先后办起了鞋厂、五金厂、油坊、茶场等村办企业，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，对当时丹徒公社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。

渣泽村的村民们在自己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，还顾全大局，听从上级号召，每年冬春季组织村民外出无私支援水利建设。如今的南京秦淮河，丹阳的香草河，横山凹的西山水库等，都曾留下了他们劳作的身影和足迹。

渣泽村于我来说，有一种理不清算不明的亲情，因为我外婆娘家和我姨父的老家就在那里。姨父的父亲是村里的一位开明地主，即使在那个年代，他仍然和村里的贫下中农常来常往。我小时候，经常听到长辈们说起亲戚时，总要提起“渣子”，后来稍大时，才知道他们口中的“渣子”就是指渣泽村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老公随母亲下放到渣泽村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。他们居住在村西面只有几户人家的山坡上，那里紧靠渣泽火车站。1977年

恢复高考，我老公成了乡里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第一人。

1987年，我带着出生仅两个月的儿子到渣泽村住了一段时间。老家三间平房，坐北朝南，门口是块大平地。婆婆将不大的房屋收拾得井井有条，清清爽爽。在那里，我得到了婆婆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时过境迁，我还特别喜爱婆婆用南瓜或者丝瓜下出来的手擀面，那味道清香甘甜，至今回味无穷。

时间如山涧的小溪涓涓流淌。现在儿子早已成家立业，但他那时的童真童趣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。儿子小的时候，喜欢看火车，我们就经常带他回渣泽村，在那里，他只要听到火车轰鸣声，就会跑到高坡上，当看到火车来时，他便手舞足蹈，嘴里自言自语地跟着火车跑，像是要和火车赛跑似的，引得大人们哄

堂大笑。渣泽村是儿子认识自然的第一课堂：在那里，他看到了满天星辰，认识了大白鹅和山羊，知道了韭菜与小麦的区分；老屋里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其乐融融地包饺子，而他却在桌旁捣乱的场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2010年渣泽村全部被征用，拆迁后村民分别归入谷阳、潘宗、武将等社区管理……在丹桂飘香之际，我和老公来到曾经的家——渣泽村，虽然它已不复存在，但我们还是习惯这样说。站在那儿，老公指着前方问我：“还记得老妈站在那儿吗？”恍惚间，三十多年前的往事，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，仿佛就在眼前：身体矮小的婆婆，得知我们要回去，每次都站在老屋边的槐树下翘首以盼。